

皇
清
經
解

金

清

經

解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三十六

毛詩細義

嘉應李庶常補平著

齊

譜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于周懿王使烹焉齊人變風始作正義以齊世家上既言烹哀公而立胡公下云夷王之時獻公殺胡公而自立則胡公之立在夷王前夷王上有孝王必不受譖烹人又上懿王王室始衰明懿王受譖是以知烹之者懿王皆依世家爲說然三代世表以哀公當共王胡公當懿王獻公當孝王而非夷王武公當夷王至共和而世家又言獻公九年厲王奔彘一獻公而三王各異且如世家言獻公由薄姑徙臨淄又與烝民毛傳當宣王時者

不合則共和以上年代粗畧未可憑也世家云周烹哀公徐
廣曰周夷王本紀云諸侯復立懿王太子燮是爲夷王張守
節正義引紀年云三年致諸侯烹齊哀公昴二家之說差爲
近理蓋太公至哀公五代而水經穀水篇酈註云孫暢之嘗
見青州刺史傅宏什一作宏仁說臨淄人發古冢得銅棺前和外

隱脫一
起字

爲隸字言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棺也胡公兄哀公

同爲六世卽哀公以上缺一代矣世家第四代癸公系本作
廋公此疑爲兩人今若增一代以五代當懿王哀公當孝王
至夷王三年烹據帝王世紀夷王在位十六年本紀厲王三
十七年共和行政十四年自夷王三年下至共和未得六十

五年以爲保民者艾胡公之歷年獻公約當宣王元年以後
如此則獻公徙薄姑得在宣王時與烝民詩傳合而烹哀公
者爲夷王明矣譜言烹哀公後齊之變風始作而鷄鳴與還
兩序皆云哀公則未烹時作也箋不以序爲非知譜誤偶有
不照耳

鷄鳴

序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
道焉史記周本紀云懿王立王室遂衰詩人作刺三代世表
懿王註亦云然齊譜正義以鷄鳴詩當之非也十二諸侯年
表序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凌遲鹿鳴刺焉
及至厲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遂奔于彘下言厲

王上云周道缺卽懿王時王室始衰也其時公卿陳正風正雅以刺王實未作詩故變雅有厲宣幽王詩而無懿王詩太史公言詩人作刺者亦猶左傳謂召穆公作常棣耳且此詩如爲懿王而作當列于雅何得爲齊風乎御覽引韓詩鷄鳴序云讒人也此因詩有蒼蠅之聲又有紀侯譖哀公事而爲此說玉海引韓詩章句云悅人也此因詩有甘與子同夢而爲此說皆未若毛序之當經三章皆陳賢妃以刺今之不然傳箋初未明指哀公而序鑿然言之者孔子修春秋遣子夏等適周得百二十國寶書凡列國之事及其君號諡內外傳所不見者寶書中皆載之故子夏得據以作序也

東方明矣傳東方明則夫人纓笄而朝正義引列女傳及莊二

十四年公羊傳何休註證之泥矣古者鷄初鳴盥漱櫛畢以纚緇髮以笄固髻纚笄畢尚須加總若有祭祀等事又須加被首之服如周禮所謂副編次葛覃傳所謂婦人有副褱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于宗廟進見于君子是也毛進見之服雖不必與鄭同服被裼然纚笄後亦必有加飾可知此傳言纚笄而朝謂纚笄後卽須朝見甚言其早敬耳諸言纚笄而朝者其義皆當如此也

甘與子同夢傳古之夫人配其君子亦不忘其敬經言甘與同夢傳以不忘其敬釋之則夢非睡夢之夢也說文夕部夢云不明也从夕曹省聲傳意言蟲飛已薨薨矣尚甘與子同昧于下情乎誠以羣臣會朝且欲歸治其家事無以晏起而取

惡于羣臣也此傳所謂不忘其敬也箋云猶樂與子臥而同夢言親愛之無已則字當作寢說文寢云寐而有覺也从宀从疒夢聲傳箋義別正義以親愛意釋傳不忘其敬迂曲甚矣夢莫忠切與夢古韻通又亡貢切寢惟莫鳳切一音

還

竝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儼兮傳獸三歲曰肩儼利也此詩肩幽風作豨傳云豨三歲曰豨玉篇豨又作豨此肩卽豨之省耳說文作豨而註云豨三歲肩相及者殆亦本作豨旁肩後人依幽風改之幽風豨傳曰豨此詩肩傳曰獸者爾疋麇絕有力豨則豨又獸有力之通名不專謂豨獸三歲亦得云有力也說文儼慧也以性情言傳利也以身之便利言然說文

又云蠟材緊也惟材緊乃得便利則假當作蠟爲是

著

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傳素象璵璥瓊華美石士之服也淇澳充耳璵璥傳云璵璥美石也天子玉璵諸侯以石則自天子以下皆用石矣周禮冬官玉人職云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鄭註云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而說文則云天子用純玉上公四玉一石侯三玉二石伯玉石半相埒子男無文許先于鄭當从許義伯已玉石半則子男當又降一等用象石襍矣楚語公子張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繩爲璵也韋昭註曰璵所以塞耳言四獸之牙角可以爲璵楚子爵而用

象璜卽其證也此傳上言象璜下言士服天子元士視子男
內諸侯也故以象爲璜而飾以瓊華之石次章充耳以青傳
云青青玉尙之以瓊瑩傳云瓊瑩石似玉卿大夫之服也天
子之卿視侯大夫視伯亦內諸侯也故以青玉爲璜而飾以
瓊瑩之石或三玉二石或玉石半相埒也三章充耳以黃傳
云黃黃玉尙之以瓊瑩傳云瓊瑩美石似玉者人君之服也
此人君言外諸侯也故以黃玉爲璜而飾以瓊瑩之石蓋四
玉一石以下依五等之爵而用之也正義以尙之爲身之所
佩非毛意

東方之日

東方之日今傳日出東方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下章傳云月

盛於東方君明于上若日也臣察于下若月也毛以古者君臣以禮化民故民依禮嫁娶日出對未出而言月盛對未盈而言不重東方鄭則以東方爲義日月俱在東方尙未明照天下故上章箋云日在東方其明未融下章箋云月在東方亦言不明言由君臣不明致有強暴義各有當也正義右鄭乃云日之明盛在于正南失毛旨矣毛鄭皆以日喻人君韓詩薛君章句云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盛美如東方之日後世詞人如宋玉神女賦云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曹子建洛神賦云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皆從韓義履我卽今傳履禮也傳謂履爲禮字非訓履爲禮也箋知傳意故云以禮來我則就之與之去也

東方未明

序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如序言是由人君無節雖有挈壺氏亦不能守其職也經首
二章言羣臣早入顛倒衣裳卒章責挈壺不能時夜而兩言
自公則無節者在公矣歸咎挈壺乃詩人微旨亦猶杜蕢揚
觶飲曠飲調之義也序達經意故專其咎于朝廷傳箋皆責
挈壺以序已明令人于言外得之正義述序謂由挈壺失職
不以昏明告君非經意亦非序意

不能辰夜不夙則莫傳辰時夙早莫晚說文辰震也三月陽氣
動雷電振民農時也物皆生从乙匕象𠂔達𠂔聲也辰房星
天時也从二二古文上字說文以農時天時釋辰字是時者

辰之本訓時夜者時節其夜漢舊儀曰晝夜漏起省中用火中黃門持五夜持夜猶時夜也但漏刻之節定于太史雖有準則日久必乖非盡挈壺之咎縱其不失君欲起早雖復告以旦晚豈遂聽從此皆事理之顯然者而經顧以不能責之則其所以刺君者可知矣

南山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傳國君尊嚴如南山崔崔然雄狐相隨綏綏然無別失陰陽之匹箋云雄狐行求匹耦于南山之上形兒綏綏然興者喻襄公居人君之尊而爲淫泆之行傳言相隨卽雌雄相隨綏綏然無別謂匹行而無別凡陰陽相匹亦貴有別雌鳩摯而有別所以可貴無別卽非陰陽之匹矣上

言尊嚴如山卽言雄狐無別傳意亦謂居人君之尊而爲淫
佚之行同于鄭也箋惟以雄狐求匹爲異有狐傳綏綏訓匹
行故此傳亦當爲匹行說文綏作父云行遲曳父父象人兩
脛有所躑也玉篇父云行遲兒引詩雄狐父父云今作綏箋
云形兒綏綏然則當用行遲曳義正義以傳爲兩雄相隨又
以南山雄狐兩俱爲喻非也

齊子由歸正義曰傳于詩由多訓爲用此當言用此道以歸魯
也按爾疋由从白也言从此道自此道歸魯亦可而必非訓
用下章齊子庸止傳乃訓庸爲用也

衡從其畝傳衡獵之從獵之種之然後得麻正義曰在田逐禽
謂之獵則獵是行步踐履之名又曰謂旣耕而東西踐躡槩

摩之也按月令孟冬祈來年于天宗祈年是爲耕事下卽云臘先祖五祀臘之言獵以田獵所獲之物而祭先祖及五祀之神故曰臘白虎通云四時之田總名爲獵爲田除害也然則除去田害謂之獵如田豕田鼠昆蟲草木之類衡從獵取于其畝而後種之乃得麻也獵卽獵取不必以踐躡槩摩釋之

必告父母傳必告父母廟箋云取妻之禮議于生者卜于死者此之謂告正義曰傳以經言必告父母嫌其惟告生者故云必告父母之廟箋又嫌其惟告于廟故云議于生者卜于死者此說非也凡君娶夫人父雖不在母容有在者惠公薨在春秋前隱二年經書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杜註桓未

爲君仲子不應稱夫人隱讓桓以爲太子成其母喪以赴諸侯故經于此稱夫人是桓公娶文姜時母亦已薨故傳曰父母之廟專爲桓公言之箋泛言婚姻之禮不指桓公故曰娶妻之禮議于生者卜于死者不然仲子已薨尙何生者之可同議乎

曷又鞠止傳鞠窮也正義曰釋言文傳意當謂魯桓縱恣文姜使窮極邪意也按左氏傳于桓十八年公與文姜如齊始云齊侯通焉毛意特謂桓公不合與文姜如齊決裂禮防至于窮盡當有禍難隨之以經言鞠止是詩人已預知有彭生之事也桓十八年左傳云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與此經正合鄭

于序下箋云襄公素與淫通及嫁公謫之公與夫人如齊以淫通在先正義從之遂以箋意釋傳非傳意也

甫田

序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齊襄于桓十四年十二月卽位十五年謀定許十七年謀衛十八年討鄭弑君莊五年納衛惠公初若奮發有爲可繼莊僖之業然考當日會艾定許止魯一國盟黃謀衛止魯紀二國首止討鄭傳止稱齊師惟納惠公有魯宋陳蔡四國至莊八年經書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杜註云期其伐邾陳蔡不至故駐師于郎以待之又書師及齊師圍邾邾降于齊是齊亦其期陳蔡而二國不至至是冬